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饕餮的巴黎

〔法〕左拉 (Émile Zola) 著
李青崖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饕餮的巴黎

〔法〕左拉（*Emile Zola*）著 李青崖 译



上海三利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饕餮的巴黎/[法]左拉著;李青崖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5844-9

I. ①饕… II. ①左…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0494号

饕餮的巴黎

著 者/[法]左拉(Émile Zola)
译 者/李青崖

责任编辑/陈启甸
封面设计/清风
责任校对/江岩
策 划/嘎拉
执 行/取映文化
监 制/姚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电 话/021-22895557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50×900 1/16
字 数/340千字
印 张/25.5
书 号/ISBN 978-7-5426-5844-9/I·1217
定 价/124.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法」左拉 (Émile Zola) 著 李青崖 譯

饕餮的巴黎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左
拉
像
→



Je ne demande rien pour
moi; mais je serais heureux de
voir une jeune génération se
lever, qui célèbre la joie et la
bonté de vivre. Et je sais, j'ai
toujours vu à la barre mes
frères de cette génération

Affectueusement.

Émile Zola

手
蹟
一
頁
←



左拉畫像

題記在譯文之前

在盧恭馬伽爾家傳之中，這本原文名曰 *Le Ventre de Paris*（直譯是巴黎的肚子）的小說，是左拉首先發表的第三部；根據弗內爾的記載，發表的年代約在一八七三至七五年之間，書中所指定的時代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初期，而女主角荔莎在馬伽爾家的班輩是第三代。

可是男主角弗洛蘭的意識的製造者，却不是第二帝國的本身而是第二帝國的前奏曲；這前奏曲的頂點就是書中一再述及的「十二月四日」那一天。所以若是要明白這本書裏男女兩主角的個性和環境，自然須得對於這一天有點兒認識，因此我根據馬萊和格里萊二氏合著的十九世紀史，摘譯幾行在下邊：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魯意拿破侖，利用自身在政治的地位實行叛國稱帝的陰謀，時機所及終於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發表兩道籌備已久的命令：

一、散解國會，

二、召集全民會議，以總投票來詢問全國是否擁護路易拿破侖和是否付以重定憲法的必要之權力；

同時，軍警就經着手逮捕國會議員中之主張組織合法的抵抗者了。這一來，巴黎就明顯地陷入了人心皇皇的境界……

「次日，巴黎城外的市民，已經在某幾處築好了防禦工事表示抵抗；不過他們的意志並不積極，而軍事當局反故意約束士兵不許走出營房，認為如此「可使變叛者有發展的時間，而撲滅他們的唯一妙法也就在此。」……

「四日，在早上，許多防禦工事已經從巴黎中心各區向北部延長了，午后二時許，軍隊出營了，在塞滿了看熱鬧者的各處廣衢上開到了一師人。忽然，這些兵士開始向這些看熱鬧者開槍了；事後查出受彈而死者在一百五十人以上，傷者的數目更多。可是這番屠殺並沒有摧毀人民的抵抗力，所以更須對於附近的工事加以強力的掃除……這種掃除行動直到夜間九時才獲得他們的「戰果」——是為「四日之變」。

「……政變 Coup d'Etat 從此揭去面具了，政府利用「四日之變」來恐嚇一般布爾若瓦 Bourgeois 階級，說這番事變是社會黨和農民黨的嘗試；於以藉此來大規模地逮捕人民：一七九三年以後從未再見的恐怖時代又在法國再現了；——從拿破侖三世被廢之后所遺留下來的筆記之中，我們發見當時被逮捕的人數將近有二萬七千之多，但是這遠低於實在數目。所有被捕的人，都在十二月八日，被政府一道命令放流到阿爾及里和圭亞納兩個屬於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做苦工去了，但是絕沒有經過審判……」

第二年，魯意拿破侖在搬演了種種偽造民意的活劇之后，終於在十二月二日就任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皇帝，是爲拿破侖三世；到了十八載之后的一八七〇年和普魯士戰敗投降，他的帝統和帝國就同時結束。

弗洛蘭當然是二萬七千以上的犧牲中之一，這種犧牲生活在他心裏構成的憎恨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況他在七年以后回到巴黎所目覩的仍舊是「肥瘦懸殊」的世界！所以左拉就選擇了巴黎的中央菜市場做弗洛蘭重回巴黎過活的背景，而以巴黎那些「肥者」的饕餮情狀使弗洛蘭心裏的憎恨由喚醒而達到逐步加強，以至於籌備他那種幻想式的政治行動。

就表面的現象而論，法蘭西第二帝國在十九世紀的歷史上，似乎是一個「小康時期」；其所以如此者，第一是數十年的內部爭奪在此時期中暫得休息，第二是政府利用科學去作海外殖民主義的工具。所以凡是在這時期中知道「自肥」方法而又有「自肥」資本的人，多數都成了「肥者」；當然他們非以「安分守己」的立場感謝他們的「皇上」不可了。左拉在這些「肥者」之中選擇了一個荔莎來做弗洛蘭的對手，而把大伯子和弟婦的關係派給他們兩個人。

這一個「瘦者」和一個「肥者」在接觸了之后，就慢慢各自從各自的意識裏發生相互間的磨擦起來，接着作者所選擇的主要配角如葛呂，露綺思，伽瓦爾和薩蓋都次第登場了，於是這男女兩主角之間的磨擦就演進而化作了衝突。到了最后的尖端，弗洛蘭這個「瘦者」，當然又在「肥者們」的「圍剿」之下，再度變成了犧牲，於是那一羣借饕餮以「自肥」的「安分守己」者流，

大有從此天下太平之概！

有了這一點兒算不得甚麼的簡單分析，再加上書中那個旁觀者的畫師克羅德的種種批評，我們對於左拉這時候的人生觀不難瞭如指掌；因為書裏的中央菜市場這個小宇宙，正是透過作者的氣質 *Son tempérament* 的小宇宙。

就描寫的藝術而論，則近世以研究左拉知名的勒倍爾潔 *Ed. Lepelletier* 稱贊這本書是「一幅巨靈式的靜物寫生」，因為中央菜市場在當年的巴黎確乎是一所偉大的時代建築物，而建築術在時代上的力量已經由教堂和修道院那些屬於「神」的方面，漸次擴張到車站船塢戲院醫院身上來，這些場所和菜市場不僅同是屬於「人」之所必需，並且同樣代表電氣和蒸汽世紀之工業的，實證的和科學的時代信念；左拉久在公益日報工作，報社和中央菜市場相距不過數步之遙，這所時代建築物何能不教左拉這位時代作者發生興趣。梅棠社 *Groupe de Médan* 的舊友阿歷克西司 *P. Alexis*對於左拉為這本小說而在中央菜市場及其附近街道所作的先后不計次數的準備性散步，有下列的記載：

「某一次我們走到貂山街，他（左拉）忽然對我說：「請您轉身回去仔細看看罷！」那真是不常見的，那地方的景象，菜市場各處的屋頂都有一種驚人的氣概。在暮色漸見濃厚之中，竟可以說這是一座由許多巴比倫式宮殿疊成的堆積物。他錄下了這種曾經在他書裏描寫過的印象。他就是這樣和中央菜市場的輪奐面目相習了。手裏握着一枝鉛筆，不論晴雨霧雪或者早晚晝夜，都

時時刻刻來拜訪這些地方，着手紀錄種種不同的氣概。後來，某一次，他在菜市場整整過了一夜，來參觀巴黎的營養物品在奇異的民衆的喧嚷之中潮湧而來。他並且和一個守衛者細談，這一個引他走下了地窖子，又引他升到了各館的屋頂上散步……」

從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看見左拉對於中央菜市場是如何注意的了，然而尙不止此，他又參考了在當時並不多見的有關中央菜市場的書籍，並且到警察廳去探詢情形，徵集統計錄和管理規則。然而這種種工作，在左拉無非是要把這座時代的建築物，從紙上用浮彫的手法顯出來，不過他的工具不是線條而是文字。

這怎能說這本小說不是一幅巨靈式似的靜物寫生呢！然而勒倍爾潔又說這十足是一篇有關口腹的詩。大概左拉受感於中央菜市場的現象和寫作一部小說的需要，決定從場中的食物宮殿裏找出人物和背景來，而另一方面，也許受了競爭慾的支配，因此又想自擬於禹戈。於是禹戈的巴黎聖母堂彷彿做了這部小說的模特爾。不過教堂和菜市場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把神祕和信仰的死世界加以「擬人化」的功夫，後者則使我們的物質世界的需要和食慾取得了一「肉體化」；然而描寫的瑰奇和渲染的強健，卻同一奔放不羈使讀者目不暇擊。所以這兩部小說在藝術的不朽的決鬥場上簡直是鬥爭，一造是靈魂，另一造是肉體；一造是聰明，另一造是物質；一造是理想國，另一造是現實世界；一造是司慮思的腦，另一造是司吃喝的胃；一造是過去，正如禹戈早已預料到的一樣，被另一造名曰「現在」者所屠殺。

巴黎的肚子雖然名稱和題材都富於現實性，然而卻是左拉一本最富於詩意的書。這幅靜物是帶着激昂態度帶着抒情意味又帶着生命用一枝浪漫筆調寫成的；倘若擬之於法國浪漫派的畫師，那末則竟不妨說是德拉可瓦的筆調罷。

「浪漫筆調」，這豈不是勒倍爾對於左拉下諷刺嗎？不然，左拉誠然創立了自然主義的信條，可是他自己也未能始終遵守，他的作品里有時反而流露浪漫主義的氣息，這是文學史家所公認的事實；不過他的浪漫筆調確乎是浪漫主義的上品而已！例如他在這本小說裏對於視覺聽覺嗅覺乃至於觸覺所下的種種描寫即其明證。

談到這裏我似乎不妨「打住」了，所以我權且只把翻譯這部小說的經過略略敘幾句在下邊：翻譯的工作是在三十二年春天開始的，其時我正在辰溪的湖南大學教書，光陰並不十分閑暇，所以工作通常也未能迅速進行，尤其遇着蔬果蟲魚乃至食品以及種種實體物的名稱，動輒必須翻閱好幾種字典，有時甚或還須請教於本草和諸「雅」那類的書，因此所費的時間更大，以至於同人中的所謂國學大師之流，竟認為如是云云「毋乃大是玩物喪志的異事！」所以經過了一年，而全書的譯文不過成了三分之二；彼時的敵人忽然時有空襲經過辰溪，以至於我在某次躲避之中，竟失去了法文原本和譯稿的一小部分，因此翻譯的工作竟在無可說的情形之下中止下來。三十四年春初，我到了重慶了，不久居然輾轉地另行覓得了法文原本，於是又繼續做起翻譯的工作，可是當然更不能迅速了，直到勝利後的三四個月才完成了全書的譯文。其間曾承焦菊隱兄熱

沈地替我把譯文付之手民，可是又因爲是時重慶物價空前地波動，所以未及排完而臨時中輟。

現在我復員到上海又是整整一年了，譯文又在經過兩次周折之後，才於今年五月完成排和校的功夫。可見得在物質困窮的今天，出版這樣一本小書，雖有朋友們的輔助，也竟發生了十年以前夢想不到的困難！

至於書的名稱，我本想用直譯的字而稱之爲「巴黎的肚子」，後來仔細一想，才覺得法文的 *Ventre* 這個名詞的意義並不和「肚子」兩個字十足相同，所以若用直譯的字面，並不能顯出明確的印象，倒不如採用意譯的字面，稱之爲「饕餮的巴黎」，庶幾不難教人明白牠的反面就是「束緊褲帶」的飢餓！

三十六年六月在江灣題記——青厓。

第一章

在深沈的寂靜環境中，在近郊通衢不見人影的空虛中，許多種園子的人的馬車，帶着合乎旋律的輪子震動，從上坡道兒向巴黎升上來，震動的迴聲，撲着那些分成兩行隱在楓林後面靜臥的房子。一輛運白菜的兩輪車和一輛運豌豆的兩輪車，在內伊橋邊和八輛從南代爾運白蘿蔔和紅蘿蔔下坡而來的大貨車合流了；挽車的馬，都低着腦袋，用那種被坡度壓得更爲遲緩的連續而又嫵惰的姿態，信步前進。駕車的人，却伏在車裏的蔬菜上面，包在自己身上的灰黑相間的柳條紋的風衣裏面，直挺挺地躺着，在假寐之中握住韁繩不放。一盞煤氣燈，從黑影構成的帷幕口上，耀着那些由胡蘿蔔簇成的紅花球，由白蘿蔔簇成的白花球，由豌豆和白菜簇成的綠錦，使得一隻皮鞋底上的鐵釘，一件罩衣的袖子，或者一頂便帽的角兒，夾在這些花球和綠錦之間被人窺見。在這條公路上，在附近這些公路上，前前後後，車輛的隱約可辨的隆隆之聲，都報出了相同的運輸，全部的到碼頭的行動，穿過午前兩點鐘的黑暗和瞌睡，用這些正在經過之中的食料的聲響，如

同搖着搖籃似地來搖動這座烏黑的城。

馱爾大扎，馬丹佛朗朔瓦的馬，一條過於肥臃的牲口，領着這一系列車子的頭。牠正在半醒半睡之中搖着雙耳前進，剛好走到了長田街頂上的時候，一種突來的恐懼心，教牠頓住四條腿子不動了。於是另外那些牲口的腦袋都頂着了前面車子的尾部，結果，這列車子停住了，一陣由鐵器構成的聲響，夾在那些驚醒了的駕車人的咒罵之中騷動起來。馬丹佛朗朔瓦本來靠着一塊貼着蔬菜的板子，這時，她在那道由那僅僅照着馱爾大扎的發亮的腹臍一側的四方小風燈散出的微光裏，向各處注視了，然而甚麼也看不見。

「喂！老娘，我們走罷，」那列車子的駕車漢子之一跪在車中的白蘿蔔上面喊着，「這是一個甚麼醉鬼罷。」

她俯下身子了，於是瞧見在右邊，幾乎就在馬蹄下面，一堆黑的東西攔住了路線。

「誰也不能壓死人，」她一面跳到地上一面說。

這是一個全身屈着的人，兩臂伸開，腦袋伏在塵土裏。他身體像是異常之長，却瘦得像一枝枯樹幹；神出鬼沒的事，就是馱爾大扎沒有一蹄子把他踏成兩段。馬丹佛朗朔瓦以為他是死了；於是俯下自己的身子，抓着他的手，才覺得那手是熱的。

「喂！漢子！」她從容地說。

但是另外那些駕車的人都不耐煩了。那個跪在白蘿蔔上面的人，重新用乾喘的聲音說道：